

长篇小说

爱情万岁

上

黄晓阳

著

讲述一个女人的苦难爱情，见证一个国家的青春历程

「长篇小说」

爱情万岁_上

黄晓阳 著



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



1092715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万岁.上 / 黄晓阳 著. — 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29-05895-1

I. ①爱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9720号

爱情万岁(上)

AIQING WANSUI (SHANG)

黄晓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统筹: 陈建军

特约策划: 欧阳勇富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营销编辑: 张颖

责任印制: 杨宁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283千
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生命的河里
流淌的并不仅仅是血液
还有传承

——献给父亲母亲！

目 录

70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/ 1

天真的是变了。王志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，手舞足蹈地挥着那双短而粗的手，露出满嘴被烟熏黄的牙，大声地说：“快喽，快喽，解放军已经进城喽，转眼就要到喽。快去后台准备好喽。”方子衿弯腰拾起一位同学掉下的彩带，迈开优雅的双腿往后走，同时跟着广播乐曲哼起了刚刚才学会的今天要演唱的歌曲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”

702 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 / 19

从楚乡码头上岸，县委书记带着一帮人在码头迎接他们。县委书记说，你们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。山区的老百姓缺医少药到了什么程度，不亲自见一见，你们是想象不到的。有时候，一片阿司匹林就可以救活一条命。当然，山区还不是非常太平，山里既有国民党反动派化整为零潜伏下来的特务，也有占山为王的土匪，还有老虎呀狼呀。

703 男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动物！ / 45

从他们的话语和目光之中，方子衿再一次看透了男人的欲望。他们艳羡陆秋生，也嫉妒陆秋生，甚至为陆秋生将这样的美女抢走而惋惜不已。面对这些人，方子衿脸上挤出一一种矜持的笑容，心中却在想：如果给他们机会，他们会不会像方家坝子那些人对待母亲一样对待自己？这个答案甚至不是她自己得出的，而是那些男人的目光泄露的。

704 你等着我，一定要好好等着我 / 78

仅仅几分钟，汽车驶过了这座铁桥。桥的另一端，仍然有军人站岗。

白长山想，自己已经踏上了朝鲜的土地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天是黑的，没有月亮，也看不到星星。在那一瞬间，白长山再一次想起那个注定要在他的生命旅程留下永恒印记的女人。他在心里默默地说：我的女人，你等着我，你一定要好好等着我。我会从朝鲜带着立功的勋章回来娶你。

705 朝鲜战场来的金达莱花 / 110

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要好好地给这个叫方子衿的女孩回一封信，要写得有诗意，要充满感情。光写一封信还不够，应该回赠她的玫瑰花。可这是在战场上，又是大冬天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是春天的话，他或许可以采几枝金达莱花夹在信里。在朝鲜，最常听到的就是金达莱，许多人的名字就叫金达莱，可他还真的没见过金达莱花是什么样的。

706 看一场美的舞蹈，看一片巨大的废墟 / 128

余珊瑶仔细地洗着自己的双手。她的双手非常美，牛奶一样洁白细腻，青葱一样纤巧，冰凌一样晶莹修长。洗手是医生最常做的一件事，以前跟着余珊瑶学医的时候，方子衿最喜欢看她洗手，或者说最喜欢看她这双手，那简直就是看一场美的舞蹈。可现在，她的看法全都变了，再看她的时候，就是在看一片巨大的废墟，有着触目惊心的苍凉。

707 她看不到属于白长山的那颗星 / 151

方子衿的心突然一阵疾跳。这是在催婚了。她再一次抬头看了看北方的天空。天空被竹叶挡住了，她看不到属于白长山的那颗星。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运？陆秋生见她不说话，说他不着急，主要是老太太总是一封接着一

封信催他，催得人心烦，他干脆给老太太回信，说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了，把老太太吓坏了。方子衿说，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妈。陆秋生沉默了。

708 就算一生当你的第二，我也会觉得幸福 / 167

方子衿在上面探出头，看着他弯腰穿鞋的背影，心空突然被怅然充满。他穿好了鞋子，站起来，仰脸看着她，对她说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是第二。子衿，我对你说，你不要为此愧疚，就算我一生当你的第二，我也会觉得非常幸福。追求你的第一去吧，不要考虑那么多，我祝福你。他转身离开。方子衿想叫住他，可她的嘴张开之后，实在不知该说点什么。

709 哥，快来娶我吧 / 200

她默默地祈祷朝鲜战争早点结束。白长山对她说，只要战争一结束，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和她结婚。她期待着那一刻，期待着以洁白的爱意和饱满的欢畅展现在白长山的面前，在他火一般的激情和水一般的柔情中，完成她这一生中激动人心也是最为神圣的进献。哥，快来娶我吧。让我早一天逃离这黑暗的陷阱吧。

710 只要让我爱你，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/ 235

因为她的心是属于白长山的，不可能给别人，所以随便找个人嫁了。陆秋生说，子衿，你真傻。就算你要嫁，你也应该嫁给我。我不在乎你的心给了谁，我只要你让我对你好。当初我之所以远离你，是因为你爱他，他也爱你。他能给你的，我没法给你。你跟他比跟我更幸福。你让我怎么说？如果你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。我

不在乎你是不是把你的心给了别人，只是让我爱你，我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711 我要离婚，我要和赵文恭离婚 / 270

赵文恭被划成右派，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，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不行，他给她带来的是太惨的记忆，不能再让他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了。她的心中，曾无数次冒出过离婚的念头，现在，离婚的欲望，在她的心中强烈地升起，就像是初春的嫩叶，突破枯老的树皮，执拗地探出头来。她在心里大声地喊叫着，不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离婚。

712 长江是苦的，黄河也是苦的 / 300

她很想对他大声地说，我想再重复一次吗？我想过得这样悲惨吗？这是我的错吗？我不期望美好的爱情吗？可是，这个世界偏偏要和我作对，要让我 and 心爱的人永远分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她肚子里全都是苦水，倾泻到长江，长江是苦的，倾倒入黄河，黄河是苦的。可是，她哪里都不能倒，她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，让它在心里腐烂，在心里苦着自己。

10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

白长山一脚踩向刹车，拉了一下离合器，车子很乖巧地停下来。白长山伸手去推车门，那门不灵巧，推不开。他侧转身子，双腿弯曲，猛地一齐向前伸去，脚上的翻毛皮鞋轰然踹在车门上，咣的一声，门开了。接着是轰的一声巨响，车门在厢板上撞了一下，反弹回来。眼看要再一次关上，白长山再将腿伸了伸，刚好顶住正要合上的车门。

他从车上下来，站在路边。勤务兵一路奔跑着传达首长的命令，等待轮渡过江，所有汽车原地待命。许多战友向不远处的土堤走，白长山也跟了过去。土堤上长满了草，在风中摇摆着。他和战友们站成一排，面向着一条大河。流水混浊湍急，滚滚而下。有人激动地叫，长江，我看到长江了。他和战友们站成一排，叉开双腿站好，解开裤扣，将自己硕大的宝贝抠出来。一股力量将臀部向上提了一下，立即有一股温热向前扑腾而出，哧哧地冲向那耷拉着的蔓草。蔓草于是像一群获得爱情滋润的少女般扭动起柔韧的腰肢。

他的身后，也有一条奔腾的长江，但流淌的不是水而是铁甲。首长说，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等全国解放了，都回家抱婆娘日鬼去，给老子日一群龟孙子出来。

白长山抖了抖宝贝，有点依依不舍地往裤子里面塞。日鬼，真是日鬼吧。都二十二年了，这宝贝连主儿都没找着呢。他看了看天，希望老天告诉他，这宝贝的主人是何方圣女？天是晴朗的，皓月当空，繁星点点。形势的发展，快得出乎意料。一个月前，大家紧张地准备在宁昌打一个大仗，没料到白崇禧在一夜间夹着尾巴逃出了宁昌。白长山和他的铁甲车队甚至来不及停下来喘口气，便接到了新的命令。夜优美而且宁静，如同一首乡间小调，山泉般潺潺透迤。时世如长江，飞流直下，一日千里。他们的目标是南方。南方在他的心里是朦胧而又美丽的，就像那个注定要走进他的心里，而目前仍然不知身在何方的女人。

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恒兴，方子衿也正好抬头看天。天是暗灰色的，显得很厚很重，像是要下雪了。七月自然没有下雪一说，即将到来的，应该是一场雨，却也不像是那种暴烈桀骜的夏雨，如果不是持续的炎热，这雨意倒像是到了隆冬。她再看看远处的山峦，山峦起伏着一种心情，黛青的波浪状中，游弋着薄薄的雾霭，更显几分凄迷。恒兴古城就在这种黛色的凄迷中静静地等待。接受一个完全不可测的未来时，恒兴古城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冷静。

天已经变了。方子衿想。同时她又想，天真的变了吗？

西城公园无数的彩旗招展着快意，整个恒兴城，是标语的海洋，是彩旗的海洋。方子衿拉了拉显得有点短的戏服裙子，又趁着督学王志坚和其他人不注意，扯了一下戏服的前襟。这一切都没用，裙子还是短了，露出一截被肉色透明丝袜紧裹的腿。方子衿的个头不比同学高，腿却比她们的长，所以露出的部分更多一些。还有她的胸脯，被那衣服紧紧地束住，像是多出了两只大布袋子一般。她看了看公园正中空场上临时搭建起来的舞台，上面的大红横幅上是一排醒目的大字：解放军入城典礼。会场上空的广播喇叭正在播放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，乐曲非常欢快。

天真的是变了。

王志坚屁颠屁颠跳跑过来，手舞足蹈地挥着那双短而粗的手，露出满嘴被烟熏黄的牙，大声地说：“快喽，快喽，解放军已经入城喽，转眼就

要到喽。快去后台准备好喽。”

方子衿弯腰拾起一位同学掉下的彩带，并没有像别人一样慌慌向后跑，而是迈开优雅的双腿往后走，同时跟着广播乐曲哼起了刚刚才学会的今天要演唱的歌曲：

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

后台的一切都是忙碌的，可谁都不明白到底在忙些什么。时间转眼即逝，外面的嘈杂忽然间静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整齐的歌声。接着，有人开始高声地喊口号，共产党万岁，毛主席万岁，解放军万岁。参加入城式的几千民众，也一起跟着喊起来，喊声震彻云霄。树枝间唧唧喳喳叫着的麻雀被这口号声吓住了，扑棱棱飞离了树枝。后台的女学生们一个跟着一个跑过去，拉起幕布的一角往外看。方子衿忍不住好奇，也跟了过去。她搬了一条化妆凳，垫在脚下，那张涂了油彩的漂亮的脸，因此就在所有同学的上面。她居高临下看到的是会场前彩带的海洋。海洋的当中，是一块空场，空场的尽头，是公园的大门。解放军的队伍从大门口进来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，是两匹大白马和马上骑着的两个穿着黄布军装，腰间扎着武装带，别着手枪的军人。他们的后面，是好多人列队抬着的一挺重机枪。这东西让方子衿的一颗心猛地扑腾了几下，连忙将头缩了回去。

仪式十分热烈，开始是鸣礼炮，又是放鞭炮，掀天的锣鼓同时敲响了，整个古城为之震动。仪式结束，接着文艺演出开始。最初，场上显得有些沉闷，还闹了一些笑话。这些节目全都是临时赶排的，歌词以及舞蹈动作都不熟，又看到台下那么多枪炮，参加表演的女中学生难免会有些紧张。

好在方子衿这时上场了，她表演的是独舞《迎接亲人解放军》。表演这个舞蹈只要把握两条：一是踩准音乐节拍，二是表现出欢畅。做到这两点并不难，加上方子衿娇小的身材、姣好的容貌以及柔韧性极好的舞蹈动作，一下子将场中气氛推向了高潮。

整个会场，就像是情的海洋。原来是波澜不惊，方子衿成了闹海的哪吒，随着她的舞蹈动作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沸腾起来。这些人中就有陆秋生。

陆秋生此时就站在台下看着方子衿。小号的黄布军装穿在他的身上显得有些大了，武装带扎在腰部，看上去就像是藕结一样。他看到方子衿在台上表演，脸上几颗若隐若现的麻子像珍珠一样亮起来，使得他那张长马脸星光灿烂。几天前，他随着一支解放军的小分队在夜色掩护下悄然进入恒兴古城时，恒兴的国民党政权在几个小时前已经逃走了，陆秋生迅速和恒兴的地下党联络，将国民党恒兴党部的牌取下来，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恒兴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，并且着手筹备这次入城式。

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整个人像根木柱子一样钉在那里。他的目光追随着台上的方子衿，她像一只轻巧的燕子，在那里翩翩飞翔着。她的身姿堤柳一样摇动，一条乌黑的独辫，一忽儿黑蛇一样在她浑圆的臀上扭摆，一忽儿像赶车把式手里的鞭子，弯曲着无数的风情，一忽儿又像是夏日的闪电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那里迸射而出。她每一次挺胸，挺出的都是万种风情千般神韵，胸前的两团肉，就像两颗出膛的炮弹，在即将喷薄而出的那一瞬间，又猛地向里面一收，像一朵绽开的荷花收起粉红色诱人的花瓣。空气中，仿佛有一根电线，连通了她和他，她白皙的手腕轻轻一挥，他的心就颤儿颤儿地抖，她优雅的腿抬起来，裙子摆动着，他的整个身子，也随着晃悠。

方子衿的独舞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，她一再谢幕，然后退到了后台。

陆秋生如梦方醒，抬腿就向后台走去。后台非常混乱，上台下台的不是在走，而是碎步小跑。这个在叫，我的蝴蝶结呢？谁拿了我的蝴蝶结？那个说，看到我的彩带没有？天气闷热，现场指挥的王志坚额头上已然冒出了汗。他挥动着双手，声嘶力竭地喊叫着。猛地见陆秋生进来，焦急严肃的表情立即换上了一脸的笑。

秋生兄，来视察吗？欢迎欢迎。接着，他转向那些男女学生，命令道：同学们，注意啦，欢迎军代表陆秋生同志视察工作。

方子衿就在此时第一次带着一种好奇的目光瞟了陆秋生一眼。

陆秋生穿着一套灰旧军装，腰间扎着武装带，脚上的绑腿扎得一丝不苟，穿的是一双打了很多补丁的轻便军用软鞋。他身材矮小，那套军装原本已经是小号，穿在他的身上，还是显得大了些。他身上唯一显得大号的

就是那张脸，那是一张长脸，就是人们所说的马形脸，上面还有几颗若隐若现的麻子。这样一个人，如果站在人丛里，肯定不会被人注意。可现在，他穿着一套军装往人面前一站，就有了几分英气，有了几分武气，有了几分俊气。

她和大家一起鼓掌，脸上挂着的笑容，像秋天里的那一丛山菊花。山菊花在她的脸上只盛开了一半就开始变形，变成了一朵满面含羞的白莲花。这一切都因为他的目光和他的脚步。他的脚步是标准的军人脚步，以前她在小说中看到过有关军人脚步的描写，怎么都不明白，可一看到他走路的姿势，立即明白那就是军人所特有的。他的目光显然不是军人特有的。他的眼睛里面仿佛有两只无形的手，从一个不知名的深处向外伸出，一直伸向她，要抓住她身体的某个部位。准确地说，想抓住的是她胸前的一对大奶子。这种目光她实在太熟悉了，小时候，跟着母亲一起走在恒兴城的街巷里，母亲就接受过这种目光的“洗礼”。有几次，她跟母亲一起回到家乡方家坝子，那些乡下汉子的目光更是肆无忌惮，他们用目光剥光了她母亲，让那一对瓷白的奶子露在大太阳底下，像两朵绽开的广玉兰般张扬着。方子衿稍大了之后，这种目光又开始对她进行“洗礼”。在目光的“洗礼”中长大的她，对自己胸前那两团越来越大的肉充满了憎恶和仇恨。

现在，陆秋生用目光对她进行“洗礼”的时候，她心中刚刚升起的那点好感，顿时荡然无存。就在她想着自己是否应该逃走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，并且主动伸出手来，要和她握手。方子衿不太情愿地和他握了握手。握手是一种新型礼节，似乎是这个崭新社会极其重要的标志之一。由于对这种礼节不熟悉，她并不知道，自己其实可以只伸出几根手指让他握一握的。他拉着她的手不肯松开，同时，他的身体似乎还在抖动。那一瞬间，她的心再一次咯噔了一下。

在后来的演出中，方子衿有一个独唱和在一个群舞中领舞。只要她一出场，全场欢声雷动。

就在这一天，方子衿的名字不胫而走，整个恒兴城都知道恒兴女中有一个方子衿，歌舞一绝，美貌无双。甚至有人更直接，不叫她的名字，叫她恒兴第一美女。从那天开始，无论她走到哪里，人们都会对她驻足观

望，或者是指指点点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方晋诚和母亲周砚月正在讨论解放军进城的事。周砚月说，这天说变就变了，怕是要下一场透雨了。方晋诚说没变。恒兴城还是恒兴城。周砚月说，怎么没变？市党部大楼的青天白日旗换了。方晋诚说怎么变也得吃饭放屁，生娃儿。这时，方晋诚见女儿方子衿回来，就说，衿娃子你学校的张先生今天好些没？方子衿含糊地应了一句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，是将里面所有一切清理了一遍。她喜欢秩序，喜欢一尘不染，床上哪怕有一根头发，都会让她有一种歇着一只苍蝇般的感觉。清理过后，她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再检查一遍，然后才拿出《黄帝内经》，在写字台前铺开，又在旁边铺上一个本子，放好笔。可今天，她怎么都读不进去，脑子里老是闪动着那张星光灿烂的脸。

那场雨酝酿了几天，在第三天演变成了冰雹，落到地上稀里哗啦地响，像一群穿白衣服的孩子，欢蹦乱跳着闹腾了十几分钟，竟然积了薄薄的一层。冰雹说停就停了，天上现出一丝亮色，却非常短暂，瞬间又被乌云笼罩。到了第二天凌晨时分，终于哗啦啦下起雨来。

方子衿起床的时候，看到雨丝斜斜地织成了一张网。积雨从瓦沟子里流下来，串成一副幕帘，滴落在门前的麻石街。方晋诚穿着一身青布长衫，戴着一副圆框玳瑁眼镜，看着瓦檐下滚落的水珠，神情有些幽幽地说，昨天下冰雹，今天又下起了这种糍粑雨，今年这气候真怪了。周砚月坐在神龛的另一面，她一头乌黑的头发向后梳起，在后面挽成一个髻，套上一个黑色的发网，再用一根银簪簪着。她穿着一件对襟的缎褂，领子上有一圈彩色的滚边，下面是一条大花的单裤，脚上踩着一双缎面的出边带祥布鞋。方子衿不太喜欢母亲的那件对襟缎褂，腰束得太紧了，初一看上去，就像一只高脚的洋酒杯，杯肚曲线玲珑，惊世骇俗。方子衿觉得母亲不应该让那地方太显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父亲就是喜欢她这一身打扮，母亲也就格外有了穿的兴致。她没有搭丈夫的话，而是对正准备出门的女儿说，这雨落的，今天不去了吧？

“就要放暑假了，这几天事多。”方子衿说着，撑开油纸伞，钻进雨幕里。

刚到学校门口，迎面见到王志坚。他站在门房里向她招手，她只好迎着他走过去，站在雨地里听他说话。他说今天你不用去班上了，去一趟军管会，陆特派员有事找你。方子衿问他什么事，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。看那神情有些怪怪的，给人的感觉是他肚子里没装什么好水。

军管会在以前国民党的市党部里办公。这幢楼在整个恒兴是最威严气派的。进入大院有一个门楼，要上好几级台阶，门楼的两边有荷枪的战士站岗。陆秋生所在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大院的最后面，紧靠着山，是一幢很普通的木板楼，走在上面，笃笃响着回声。

方子衿走进之前，陆秋生一边搓着手，一边在办公室里打着旋儿。见到她，他似乎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。他给她倒水，却因手发抖，将水洒到了缸子外面。他拿来布来擦桌子，结果碰倒了那只军用搪瓷茶缸，茶缸在地下滚出一串特别的响声。勤务员听到响声，以为出了什么事，立即跑过来。陆秋生便恢复了一些平静，也重新找到了尊严，在藤椅上坐下来。等勤务员将办公室里清理干净，他再一次变得紧张起来。

方子衿坐在那里一言未发。她很后悔今天穿了这套学生裙。当初是准备去教室的，王志坚突然通知她，她根本来不及换就赶来了。要怪也得怪这恒兴离上海太近了，在一条江上。十里洋场上流行着什么，几天之后溯江而上的风潮就会席卷恒兴城。如果上海人不弄出这种透明丝袜，也就根本不会有她现在的烦恼。她将学生裙的下摆拉了又拉，双腿并得紧紧的，双手合掌，夹在两腿之间，那条长辫子蛇一样盘在她的腿上，辫梢夹在她的手掌间，一下一下地搓动着。

“由于形势的需要，你们这批学生，将提前毕业。”陆秋生说。

方子衿有些不明白地抬头望他。他是军管会文教委员会的特派员，他们是有权决定这件事的。可是，这件事和她有什么关系？她想，提前毕业，对她半点好处都没有。大学的招生考试还需要半年时间，这半年她难道等在家里？

陆秋生说，毕业后，所有自愿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，我们都将进行培训，然后安排在相应的政府部门工作。方子衿说这和我的关系不大。陆秋生说怎么不大？难道你不愿参加革命？中央有政策，现在参加革命，将来就是

革命干部。方子衿打断了他，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。陆秋生说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也需要革命的医生。他挥了挥手中的一个本子，似乎那里面装着革命的未来一般。他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许多工作都要做，千头万绪。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，我们要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，生老病死问题。全国人民，都是我们革命者的兄弟姐妹，我们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要为他们解决一切。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问题，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之一。

方子衿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他。她确实感受到他身上和别人不同的一些东西。政府要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以及生老病死问题？全国那么多人，能解决得了吗？别说全国了，就是这个恒兴城，有一家市立医院和两家私立医院，可一般的恒兴市民，有几个能看得起病？还不是得去她家看病？

陆秋生突然转换了话题，对她说，我今天找你来，不是为了这件事。我是有话要对你说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中有一种特别的晶亮，而他的脸上却挂着某种胆怯。他说，我要你答应我。你如果答应了，我会找人去你家。

她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了。可是，她装糊涂，睁着一双圆圆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扑棱扑棱地眨动着。“什么？我不明白。”她说。

陆秋生又走动了几步，说：“你明白，你当然明白。”

谈到别的话题时，他的口才很好，滔滔不绝，可现在，他显得很口拙，话未说出口之前，脸先已经红了，就像在戏台上搽了粉一样。声音从他那两片厚厚的嘴唇里蹦出来的时候，好像经过了一条弹簧通道，话音颤颤地抖着。方子衿真的非常害怕，如果他直接向自己求婚，她该怎么办？拒绝他？还是答应他？她多少有些期待他做出某种热烈的表示，同时又恐惧任何方式的表示。

谢天谢地，直到她离开，陆秋生也没有勇气将话挑明。

回学校的路上，她一再地想：看来，他是真的爱上自己了。可是，自己爱他吗？他那明显的爱意，让她心里像是下了一场透雨般，有一种甜丝丝凉爽的感觉。同时，她又异常迷惑，一遍又一遍在心里问自己，这就是爱情吗？自己虽然觉得开心，但为什么没有爱的感觉？最好别让自己面临

选择，这一切太突然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方子衿从教室里出来，见王志坚站在教室门口。他对方子衿说，你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下。没有办法，她只好跟着他走进了办公室。督学在旧学校里是实权人物，相当于后来的政教主任，比教务主任更有权威。学生进入督学办公室，通常都是站着进站着出。可方子衿成了特殊人物，王志坚竟然非常客气地请她坐下来。

“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”王志坚问。

“考虑什么？”她故意装糊涂。

“你和陆主任的事喽。”陆秋生根本不是什么主任，可王志坚要这样称呼，别人也不好说什么。

她的心猛然怦怦地疾跳起来。表面上，她还是非常文静。“我和陆主任什么事？”

王志坚一句话就捅破了那层纸。他说，陆主任爱上了你，自从第一次见你，就被你的相貌你的歌声以及你的舞姿迷住了。方子衿想说点什么，可是，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太快了，浑身似乎已经没有力量，嘴唇在颤抖着，无法吐出哪怕一个字。她的双手放在背后，十指抓着自己的那条大辫子，她的十指因此成了正月十五玩龙灯的汉子，而她的大辫子，也就成了被那些汉子玩弄于股掌间的一条黑龙。摆在面前的双脚，穿着一双出边的黑皮鞋，她让一只鞋平放着，另一只鞋的鞋底抬起，恰好踩到突出的边沿。突出的边沿很窄，她只稍稍用力，上面的鞋底就滑了下去。她因此换了一边，抬起另一鞋底去踩。王志坚挥了挥那只粗短的手臂，那双三角眼在她的胸前睃来睃去，让她浑身长满了鸡皮疙瘩。他对她说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提倡妇女解放，恋爱自由。新社会婚姻由自己做主，不再需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说到这里，他站起来，在方子衿背后踱了几步，见她没有反应，又说，你大概还不了解陆主任，我和他是武大的同学，他是我的学长，比我高两届。在武大，他是有名的风流才子，不知有多少漂亮的女大学生暗恋着他，可他一个都看不上。

方子衿的嘴角扯动了一下，那表情怪怪的，心里浮动着嘲弄。她的手绞动得更快了，双脚又换了好几次。